

#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171期·  
新华通讯社編印

1957年8月19日 星期一

## 合众社宣傳叙利亞坚决反帝已使局势非常紧张 謠傳叙总统已提出辞职，中部一个部落即将叛乱

### 西方外交官員們企圖制造干涉的借口 硬說叙利亞政局發展是由于苏联策动

【合众社安曼17日电】今天传到这里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库尔德部落人民快要举行起义反对控制叙利亞的亲共军事集团。

大马士革传来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在左翼掌握军权的情况下，叙利亞总统库阿特利已经辞职，叙利亞全国局势“非常紧张”。

这些消息说，叙利亞中部的库尔德部落人民快要起来实行叛乱，支持尼扎姆丁将军。左翼力量在两天以前强迫尼扎姆丁辞去了参谋长的职务。这些消息说，这位被赶下台的军事将领现在被软禁着。

这些消息说，由陆军情报部门头子萨拉杰少校领导的共产党军官或亲共军官已经完全控制政府和军队。

这些消息说，库阿特利提出了他的辞职书，但是议会议长纳齐姆·库德西和总理阿萨利说服了他，决定现在暂时不把辞职的事情声张出去。

这些消息说，在叙利亞的俄国专家支持着左翼分子接管军权，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叙利亞国防部长阿泽姆则给这个军队集团出主意。

这些消息说，编造对美国提出“阴谋”计划的控告的是俄国驻叙利亞的武官，他希望叙利亞和美国会因此断绝外交关系。

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由于英国和法国已经同叙利亞断绝外交关系，这种行动将使得西方在这个国家里毫无外交代表，让俄国人自由自在地把叙利亞变成一个赤色“殖民地”。

观察家们说：俄国在叙利亞的代理人用公布所谓阴谋的办法开始了他们夺取军权的计划，“唯一的结果就是贻笑全世界，因为这种手法太愚蠢了”。

观察家们又说，政府接着又逮捕了叙利亞的一些最优秀的军官，并且迫使陆军参谋长辞了职。

他们说，现在叙利亞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几个月以前预定在约旦进行的事情的翻版。

这些观察家说，由于共产党在这里失败了，所以他们就集中全力转过去进攻叙利亞。

【合众社贝鲁特17日电】外交观察家今天说，叙利亞的左翼陆军军官在一次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已经打败了文职政治家们，从而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共产党的殖民地”。

他们说，温和的参谋长尼扎姆丁将军这星期的“辞职”和他由“聪明的、危险的”比兹赖赫上校来代替，预示了这个陆军集团的胜利。

一位老练的西方外交家说：“叙利亞不是在变成一个共产党卫星国，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殖民地。”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比兹赖赫的被任命是由克里姆林宫指使的，这个任命是作为最近签定的给予叙利亞价值一亿美元的苏联武器的协定的代价的一部分。

苏联对这星期叙利亞在权力均势方面的变动所起的作用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国防部长阿泽姆刚好在这几天中从莫斯科回来这件事看出来。

叙利亞的变动并不是没有遇到抵抗而完成的，但是至今还没有对左翼分子作了有效反对的任何迹象。

传到这里的消息提到了在阿勒颇发生的“反共游击队”的骚动。在大马士革，据说有十二个反对这个左翼集团的军官已经被逮捕。

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当亲共的军官们在星期一晚上宣布有三个美国大使馆官员由于对这个政权进行“美国阴谋”而被命令离开这个国家时，他们显然预料到会发生麻烦。

在这件事在晚上11时30分宣布以前几小时，大马士革外围部署了坦克和装甲车，准备阻止边远的守卫部队改变这个国家左倾的趋向的任何企图。麻烦没有发生的这个事实，被解释为表明左翼军官完全掌握了控制权。

比兹赖赫在叙利亞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人物。据悉他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他发表的谈话表明他至少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同情者。这里的观察家说，他在11月在大马士革主持的牵涉人员众多的“叛国审讯”，成了俄国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审讯的“十足的翻版”。

同时，贝鲁特报纸“生活报”今天报道，叙利亞政府发现了一件企图炸毁大马士革外交部的事情。“生活报”说，足以炸毁整个外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昨天在门口发现了。它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这项消息还没有从大马士革得到任何证实。那里正在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

## 叙电台号召人民警惕帝国主义的新阴谋

【法新社大马士革17日电】叙利亞电台评论员今天说，“叙利亞还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阴谋，因此必须提防反对它的民主政权和独立的新阴谋。”

叙利亞电台评论员在评论“最近揭露的美国阴谋”时说，“帝国主义明白，由于叙利亞和埃及这样的自由国家的存在，它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权地位严重地受到威胁，因此它力图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

评论员说，叙利亞同苏联最近签订的协定巩固了叙利亞的独立，加强了叙利亞的经济。叙利亞电台评论员又说，“这一点引起了西方的憎恨和愤怒。”

### 叙当局否認曾迫使一架美机着陆

【法新社大马士革16日电】有消息说，叙利亞当局昨天迫使一架四引擎的美国飞机在大马士革机场降落，因为它不得许可而在叙利亞领土上空飞行。叙利亞电台今天否认了这项消息，说是“没有根据的”。叙利亞官方人士说，在过去几天中没有任何美国飞机飞过叙利亞领土。

【合众社贝鲁特16日电】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今晚说，他不知道有像开罗电台今天所报道的美国飞机在叙利亞上空被迫降落的事情。

他说，这个消息是在今天的一家叙利亞报纸上出现的，显然是阿拉伯报界中某些人士得来的。他说，在向所有负责人士进行彻底调查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可以证实这个消息。

### 叙駐意大使館新聞處發表公報說 大使沒有發表涉及顛复政府陰謀案的聲明

【法新社罗马16日法文电】叙利亞大使馆新闻处向报界发表的一项公报说：同某些报纸曾经发表过的消息相反，大使从没有发表过涉及最近在叙利亞破获的阴谋案的目的、参加人或任何其他方面情况的声明，因为大使馆还没有接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官方通知。

## 黎巴嫩表示願意充当叙美关系的“調解人”

### 黎外交部官員到大馬士革同敘总理和外長会谈

【美联社大马士革17日电】黎巴嫩表示愿意进行斡旋，设法缓和五天以来使叙利亞和美国互相驱逐双方大使馆人员各三人的紧张局势。

黎巴嫩外交部的两个官员星期六在这里同叙利亞总理阿萨利和外交部长比塔尔进行了会谈，双方所发表的联合会谈公报表明了这一点。

据透露，黎巴嫩是在星期四作出这样的表示的。

公报说，黎巴嫩外交部秘书长萨达卡等代表黎巴嫩参加会谈。黎巴嫩方面的这些官员表示，他们的政府愿意“尽可能进行一切努力，为它的姊妹国家叙利亞作一些工作”。

【法新社贝鲁特17日电】黎巴嫩外交部长马利克今天表示，黎巴嫩已经表示愿意当调解人，设法使叙利亞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

马利克对新闻记者说，叙利亞总理阿萨利和外交部长比塔尔已经表示“感谢”黎巴嫩的这种建议。黎巴嫩的这种建议是今天由黎巴嫩的两位使节在访问大马士革的时候提出的。

马利克表示他极其满意黎巴嫩的这两位使节在大马士革所取得的成就。

马利克说，“关于在具体情况下下一步需要怎样作”，叙利亞总理和外交部长“同我们的代表意见一致”。

他说，两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商谈曾经在大马士革讨论过的问题以及有关两国的其他问题。

有些记者问，叙、黎两国元首是否可能举行会谈，马利克回答说，“我们愿意在叙利亞领导人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举行这种会谈。”

### 尼赫魯在人民院說

## 印度已告訴英国政府它对阿曼局势感到不安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17日电】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对英国在阿曼的军事行动表示“不安”。

尼赫鲁在人民院回答问题时说，印度政府曾向英国政府表示了它的不安，并向英国政府转达了“印度公众对这一行动的感受”。

有人问，印度政府是否已经确定了在阿拉伯国家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去时所应采取的措施，尼赫鲁指出，印度政府没有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

随后，一个议员问道，“鉴于有消息说英国政府将不允许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步骤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尼赫鲁回答说，“这个问题将在安全理事会提出。印度政府在安全理事会内根本不能采取什么步骤。这是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理事的问题。就我所知——我只是根据报上的消息讲话的一一问题已经列入了安全理事会的议程。”

另一个反对党的议员问，印度是否正在采取任何步骤，以便与属于非亚集团的联合国成员进行接触。尼赫鲁总理说没有，并且又说，“没有一个阿拉伯联盟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接触过。”

有人问，同情阿拉伯人——不管他们在北非的什么地方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合法和正义事业，是不是印度政府所宣布的政策？尼赫鲁回答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是’”。

印度总理又他，有关马斯喀特和阿曼的法律和宪法地位是“比较错综复杂的”，他认为，他甚至无法确切地加以说明。

## 希臘首相到开罗訪問

【美联社开罗17日电】希腊首相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在星期五到达开罗和纳赛尔总统进行商谈。

卡拉曼利斯到总统府同纳赛尔总统会谈了二十分钟。

卡拉曼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希腊“一向注意和一切阿拉伯国家保持最好的和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希腊无论在历史和经济联系上或者在自然和地理关系上都是和它们联结在一起的。”

这位首相说，希腊和埃及的关系“基于继续不断的合作，这种合作将为相互谅解和合作铺平道路……希腊人民希望，这种友谊将继续保持。”

“希腊的外交政策在某些问题上和埃及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则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友好意向，它们两国都应该按照自己的需要确定它的国际态度。”

“我愿意使你们相信，埃及最近在纳赛尔总统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和经济改革在希腊引起极大的兴趣，并且受到很大的重视。埃及的福利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我渴望和纳赛尔见面，我相信，和他以及他的顾问们进行的商谈肯定将会导致希腊和埃及之间的更密切的联系。”

【法新社开罗17日电】消息灵通人士否认卡拉曼利斯将向纳赛尔宣传艾森豪威尔的中东主义，不过他们说，他可能解释希腊为什么接受这个主义。

## 英大使同墨菲会谈反对安理会讨论阿曼问题

### 美国务院正考虑要在安理会采取的策略

【合众社华盛顿17日电】可靠人士今天说，英国大使卡西亚今天就阿曼和其他问题同副国务卿帮办墨菲进行商谈，但是显然阿曼问题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卡西亚仅在两天前还同墨菲商谈过阿曼问题。

这些人士说，英国不愿把阿曼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会议议程。据悉，卡西亚对墨菲说，要是全面讨论阿曼问题，那只对共产党俄国、埃及和叙利亚根除西方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的努力有益。卡西亚对墨菲说，英国政府证实阿曼叛变分子从沙特阿拉伯得到武器，有些人还在沙特阿拉伯受过军事训练。

因此，如果十个阿拉伯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控告英国侵略阿曼教长，英国将不得不指名沙特阿拉伯是对阿曼和马斯喀特苏丹的侵略国家。

这些人士说，鉴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密切关系，又考虑到国王沙特不再同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密切联合，英国不急急于把沙特阿拉伯提出来。

据了解，卡西亚还指出，十个阿拉伯国家从没有承认阿曼教长国是一块独立的领土。英国认为，只是在马斯喀特和阿曼的苏丹要求他的盟国英国镇压阿曼教长的叛乱之后，阿拉伯国家才断言该教长是一块独立的领土。

这些人士说，国务院也不急于使这个问题列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因为俄国会乘机在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制造进一步的分歧。

据相信，国务院还在考虑它在星期二的安理会会议所应该采取的策略。

## 美联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将停止向埃及供应汽油

【美联社开罗17日电】可靠的消息灵通人士17日说，沙特阿拉伯已经决定从8月底起停止向埃及提供石油。

为了帮助埃及解决外汇困难，沙特阿拉伯在去年秋天同意向埃及提供石油，埃及以埃及镑支付。沙特政府用美元向阿（拉伯）美石油公司支付石油的贷款。

消息灵通人士说：根据协定，到8月底，埃及可以获得八十万多吨石油。埃及人曾经要求供应一百多万吨石油，大概还曾经要求在8月底以后供应更多的石油，但是沙特阿拉伯人决定供应到八十万吨就不再供应了。

消息灵通人士说：停止供给石油的真正原因是沙特本身有财政问题。他们说：沙特的财政管理得太糟，因此他们自己都缺少美元来付已经订妥的进口货。

## 埃及杂志說赫魯曉夫將訪問埃叙

【法新社巴黎16日电】今天到达巴黎的8月10日出版的埃及杂志“今日消息”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将正式访问开罗和大马士革。

杂志说，这个消息已由在莫斯科的阿拉伯外交人员在叙利亚国务部长兼代理国防部长阿泽姆访问克里姆林宫时加以证实。

## 林有福駁斥泰外長的譴言

### 說新加坡并無共产主义“威胁”

【法新社新加坡13日电】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今天表示深信市政府能够针对共产党破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安全。

林有福是在回答来自曼谷的消息时这样说的，据这条消息说：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宣称对新加坡的前途深感不安。新加坡首席部长说：威泰耶康亲王的悲观看法毫无根据。

据同一消息，亲王认为过去几个月中新加坡发生学生骚乱时，共产党人是出头露面的，他还说英国承认了共产党中国这件事，是这个殖民地发生骚乱的主要因素。亲王又说：北京通过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控制新加坡的经济。林有福驳斥了这种说法。

## 美报認為美青年訪華

### 將引起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問題

【中央社纽约15日电】有两家报纸在评论美国青年访问中国大陆问题时对国务院不发给美国人护照的明智性提出反诘。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说：“试图阻挠与红色中国进行接触的全部政策引起了是北京还是华盛顿要对竹幕的存在负有更多的责任的问题。”

这家报纸还刊载了它的华盛顿分社主任斯特林格的一篇文章，文章预测美国青年的大陆之行“大概要引起”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据斯特林格说，他们的旅行“表现出”不管政府的政策是什么，“美国人希望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自然倾向”。斯特林格还认为，对这些青年采取任何惩罚行动都会“直接为北京的宣传人员所利用”。

“得梅因纪事报”说，“国务院试图阻挠一切人前往赤色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据“得梅因纪事报”说，“每一个活的美国人就是对共产主义宣传神话的活生生的反驳，每一个活的美国人就是自由之树的种籽。”因此，“应当感到害怕的是共产党的独裁者们，而不是美国”。

## 曼斯菲尔德鼓吹美应利用民主阵营的“变化”

### 認為国务院不該阻撓美国記者来华

【美联社蒙大拿州大瀑布城17日电】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民主党人）星期六晚间说，共产党的铁幕和竹幕的后面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给我们造成机会“开始为持久和平而长期努力”。

他说，既然情况如此，那么美国记者们希望从赤色中国内部合法地采访新闻而美国国务院竟然加以阻碍，这是“毫无道理的”。

曼斯菲尔德——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向蒙大拿州报业联合会发表了一篇有准备的谈话。他说：“苏联集团内部正在发生变化，因之卫星国家有可能得到比以往要多的脱离莫斯科的民族独立。即便在苏联国内，也显然有着一种压力，它可能迫使苏联对世界其他地方采取较为有理性的态度。”

曼斯菲尔德说，远东“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这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一些潜在的压力”以及日本经济的发展。

曼斯菲尔德说，即使国务院对它限制美国记者到中国采访的政策作出已经表示过的改变，问题还决不止“区区几名记者”能否到中国去。他阐述他的论点说，美国新闻界在外交政策方面必须享有同在国内事务方面一样的独立性；报纸不能被用作国务院政策的工具。大家很知道，别的国家的政府阻挠记者在国外合法采访已经很不应该了，而我国政府竟然也在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上造成这样的阻挠，这真是毫无道理。”

曼斯菲尔德赞扬了最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同共产党波兰加强商业方面和其它方面联系的政策。他说，这个政策比起“在匈牙利问题上奉行的表示同情、说空话而不做真事的路线”是一个进步。

他说，欧洲和平的重要条件是增加东欧的独立。

他重新强调说，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建立在过分害怕俄国的基础上；这种政策心须改变。他说：“现在已经应该认识到，如果共产主义思想给自由带来危险，那么自由学说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更大的危险。如果想使外交政策充分地美国的利益服务，它的基础必须是信念，而不是恐惧。”

## 華盛頓官方人士認為

### 美国应以现实态度訂定对印度的政策

【法新社华盛顿15日电】这里官方人士认为，现在当苏联跟中国正在日益加紧努力来影响亚洲各不结盟国家的时候，重要的是，美国应当以现实的态度订定它对印度的政策。

印度在取得独立的十年以后已经在南亚和国际舞台上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华盛顿不能不注意它的问题和它逐步向着巩固的政权衍变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美国跟印度的官方关系一直是很客气的，有的时候是很融洽的——尼赫鲁总理去年12月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问就表明这种情况。其他一些例子如下：去年双方协议卖给印度价值三亿零六百万美元的剩余农产品，美国很关心印度的经济发展。

然而专家们私下承认，尼赫鲁跟他的巡回大使梅农就基本外交政策问题发表的言论在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中间引起一种慢性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影响了对印度问题的看法，人们认为，这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

照这里看来，尼赫鲁政府的困难属于两方面：

一、印度正在着手把一百亿美元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美国专家认为，由于这个计划太冒进，它正在使印度的外汇资源枯竭，所以印度需要再得到合计十亿美元的贷款以避免经济危机。

至于美国是否能够自行提供援助以补世界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可能提供的援助的不足，专家对此采取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要使国会批准给予印度额外的援助将是困难的，他们指出，国会已经拨出的经费都已经规定用途或是作出许诺了。

二、在政治方面，专家们感到遗憾的是，印度缺少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来帮助制止共产党可能的渗透。在目前情况下，印度国内的不满情绪跟共产党密切结合起来，最近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选举胜利引起了这里的疑虑。

这里认为民主美国的榜样对这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可能有些用处，这个国家跟美国一样，都有做过殖民地的经历。

## 苏联同西德的談判再度中断

### 西德特使拉尔奉召回国

【美联社波恩17日电】西德参加莫斯科德苏谈判的特使拉尔在星期六又奉召回国磋商。

最近的发展有使谈判永久破裂之势。谈判在第一次中断后并没有完全破裂，因为阿登纳总理对麻烦的遣返问题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

外交部在星期六午后不久宣布召回拉尔。它说，特使将同外长勃伦塔诺进行磋商，也许还同阿登纳进行磋商。

外交部不知道拉尔什么时候回国。一位发言人说，勃伦塔诺认为由于局势微妙，可能需要经常召特使回波恩进行磋商。

莫斯科谈判的特点是不经常。谈判在7月25日开始，在7月30日拉尔回波恩时中断。星期三谈判重新开始，两天以后又告破裂。

【美联社莫斯科17日电】西德和苏联的商谈在星期六看来再次接近进退维谷的僵持阶段，在这以前，在星期五举行了一次历时四小时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这两个国家对遣返德国人问题和看法仍旧是完全相反的。

一位德国的发言人说，他的代表团没有要求苏联代表团决定一个日子，以便举行另一次会议来讨论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

## 哥穆尔卡說罢工对自己对国家都是有害的

### 劝告工人不要参加捣乱分子們的活动

【路透社华沙17日电】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今天在克拉科夫的演说中警告波兰工人们说：今天在波兰发生罢工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工人恢复工作，而工资并没有提高。

他说：“我这样说是为了警告工人们不要参加捣乱分子和煽动分子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他们自己和对国家都是有害的。”

哥穆尔卡是在庆祝波兰农民罢工二十周年的大会上说这番话的。

这位波兰领袖说：“谁也不能指望在最近的将来提高工资。”

哥穆尔卡在详细叙述罗兹的罢工时说：“在很大程度上，罗兹的电车公司的管理当局要对这次罢工负责。管理当局用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来欺骗工人们。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电车工人是不愿意罢工的。”

## 波“人民論壇报”載文評罗兹事件

### 指出不能把罢工作为支持工人要求的正确方式

【波兰通讯社华沙16日电】“人民论坛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是正确的道路”。这篇文章摘要说：“人民的正当要求，首先是关于迅速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官僚主义弊端等等的要求，自从去年10月以来就一直是党和政府在反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恶劣现象的斗争中的主要方针。但是，这种提高的速度并不决定于某一个人的善良愿望，国家只能够在生产增加而力量可及的情况下考虑提高工资的问题。因此，这种提高首先决定于生产的增加，而不是决定于政府的什么决定。”

“有些劳动人民有时候不完全了解这一个客观真理，他们在日常困难的压力下，偶尔也会听从各种各样的笼络人心的口号。”

“人民论坛报”提到了罗兹电车工人罢工的事件，它说：国家不能够在工人阶级中某一部分人的压力下分配国民收入，因为国家必须考虑到它的财政能力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因此，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够把罢工当作支持工人的要求（即使是正当的要求）的正确方式，因为，归根结底，它是违背罢工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使得国家在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方面遭遇更多的困难。”

## 西德通訊社报道

### 美国正进行試探准备邀請哥穆尔卡訪美

【德意志新闻社斯德哥尔摩17日电】消息灵通的华沙人士预料，美国政府将邀请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最近的将来”访问华盛顿。

据斯德哥尔摩从接近波兰领袖的人士那里获悉的消息说，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已经在有资格人士方面进行了试探，并且可以认为——除非遭到来自莫斯科的预料之外的困难——哥穆尔卡先生当然会接受邀请。

华沙认为，美国国务院把哥穆尔卡看作是共产党领袖中“最可以接受”的一位，并且预测在这位波兰领袖的事情上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阻止铁托访问华盛顿的那种国会和公众的反对。

波兰将非常欢迎哥穆尔卡访问美国，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增加经济援助。既然苏联人也不可能对波兰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困难有任何关心，华沙相信，加强和美国的关系的大门能够逐步地打开。

## 西德放寬对华貿易的决定19日生效

【德意志新闻社波恩17日电】西德放宽出口的新命令将在下星期一生效。这项命令将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和北越的贸易置于和对欧洲苏联集团国家的贸易相同的基础上。

## 南“共产主义者”和“战斗报”分別發表文章

### 譴責西方就德热拉斯的反动小册子大肆宣傳 是企圖污蔑和阻撓社会主义發展的徒劳的嘗試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5日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在明天的一期中写道：西方报纸利用德热拉斯最近所著的“新阶级”（本刊编者按：德热拉斯是南共的叛徒，现在狱中服刑。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新阶级”是他最近所写的一本反动透顶的小册子，对共产主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全面的进攻。这本小册子已秘密传至美国，最近即将在美国出版。）一书的出版所发动的反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将会遭到南斯拉夫舆论的痛恨和鄙视，任何其他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尝试和反对创造性的国际合作的行动也将碰到同样的遭遇。

“共产主义者”说明德热拉斯的小册子中没有任何命题或者论点不是老早以前的充实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军械库中所已经有了的。它接着指出：为了进行阻撓、放慢或至少是污蔑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过程的许多徒劳无益的尝试之一，西方徒然花费了相当可观的金钱，西方宣传机构下了很大的工夫。这家刊物又说：这些开支和努力只会在日益必要的稳定国际局势的道路上制造困难。德热拉斯的书将成为说明一位叛徒如何道德完全毁坏和他所效劳的反动势力如何不负责任的一项文件。

“共产主义者”认为德热拉斯是一个失败者，他在自己国家的人民尽最大努力建立最公正最人道的社会秩序的时候背叛了他们。他的反共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正如“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对于西方的清醒的人们，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只要没有为同样的歇斯底里所蒙蔽，他就不可能造成预期的印象。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明天的“战斗报”说，西方报纸大事宣传德热拉斯所写的一本名为“新阶级”的小册子，这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破坏国际合作的宣传运动。

“战斗报”着重地指出，为了德热拉斯用戈培尔（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编者）的宣传语言和宣传心理所写的这一本“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进到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过去任何小册子都没有受到这样的重视；“战斗报”又说，关于这一点，道理是很简单的。这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人，是一个堕落分子，他背叛了他所参加的运动，背叛了他的国家；国际反动派大肆叫嚣地支持他，希望借着他火上加油地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进一步设法干涉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再一次挑起反对国际共处的主张的叫嚣。

“战斗报”强调地指出，这种宣传运动又是由美国“生活”杂志发起的，同时它摘引了英国宣传家爱德华·克兰克肖为“生活”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战斗报”的评论员说，这篇文章在形式上是赞扬德热拉斯的小册子的评介，其实却有着更加广泛的作用。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西方国家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应该广泛予以“解释”的基本论点。这篇文章是发动全面的运动的一个信号，继这篇文章以后，庞大的宣传机器就开动了。

“战斗报”说，国际反动派今天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德热拉斯这样的卑鄙的人物身上，这一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国际反动派居然物色到了这样一个堕落而乖张的人，居然如此依靠他那一套戈培尔式的叫嚣，这一个事实本身就只能表明，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今天已经是十分强大了。

“战斗报”评论员说，对于德热拉斯的小册子里所提出的荒谬而混乱的观念，南斯拉夫人是根本无动于衷的，他们也不认为有必要驳斥这些观念，驳斥德热拉斯小册子中的反共论点；他们早已在反对希特勒分子的反共宣传的斗争中十分成功地辨明了是非。评论员又说：“我们对这一切完全从另外一方面来表示反应。显然，这一次宣传运动透露，有人企图采取行动反对国际合作，而且也果然采取了具体行动。”

关于这个问题，“战斗报”说：西方某些人士显然并不喜欢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他们绝对需要一切能够用来反对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和解的东西。因为，“战斗报”说，如果在同时采取步骤鼓励和支持以毒化国际气氛为目的的倾向，那就不可能有真诚的国际合作政策。

“战斗报”强调指出，整个问题就是企图破坏国际正常交往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它指出：南斯拉夫一贯坚持不屈地反对一切这样的扰乱活动，这一次也要提醒人们警惕国际关系中的反民主活动的后果。

关于德热拉斯，评论员说，众所周知，他早已经陷入反共反国家的泥淖。他已经卖身为自己祖国的敌人服务，成为外国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工具，成为对南斯拉夫的社会生活和发展发生消极影响的阴谋的工具。

但是，“战斗报”最后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允许过国外任何人来制止他的发展进程——他们自己选择的发展进程，并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允许任何人这样做。一贯忠于尊重一切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一原则的南斯拉夫，不会允许任何人来侵犯他们自己的这一权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 李普曼評苏共中央決議

## 認為社会主义陣營不是在削弱而是会更加强大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7月16日以“今天的冷战”为标题刊载了李普曼写的一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6月全会决议。文章说：

苏联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十分庞大和十分复杂的程度，若没有正常的经济刺激是无法管理的，由高度集中的寡头政治主要依靠秘密警察来监督是不行的。随着中国的力量增长，欧洲卫星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增长，共产党世界不能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由莫斯科的敕令予以掌握。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主义时兴的时候曾是一个有本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是了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实行家。他之所以反对斯大林主义，是因为他是对俄国的现实情况感觉敏锐的老练的政治家，他知道斯大林主义要行不通了。他的改革的目的是使共产党制度起作用，巩固俄国的政权，巩固同中国和同卫星国家的联盟。

华盛顿高级人士有一种主观愿望，认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共产党制度在开始崩溃。依我看来，没有公开的证据支持这种见解，即使碰巧事实证明苏联的一些国内和对外问题不能解决，现在做这样的推测，仍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做相反的推测，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看来会使俄国和俄国的联盟体系更加强大，我们似乎不会使自己迷失方向。

没有迹象表明，内部问题十分严重，以致俄国统治阶级将不顾一切，可能使用暴力。也没有迹象表明，政府由于内部的弱点，将在德国、朝鲜、台湾、中东或裁军问题上对西方大大让步。

相反地，由于朱可夫元帅和军队起着更大的作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将是这样一个政府，预料这个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和对整个国家的考虑可能坚决反对作任何战略上的退却。我们必须记住，虽然把俄国的势力范围推进到铁幕边缘上的是共产党人，而这个边缘一世纪多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帝国战略的目标，或者让我们说，是俄罗斯帝国战略的美梦。

我们必须假定俄国将不会做大的退却，例如说，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把整个德国带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范围内，或者把波兰拉出朱可夫元帅所管辖的军事体系之外。那末会前进吗？一个现代化的共产党政权会设法扩张，吞并西德、南朝鲜、台湾、南越，或者例如说在叙利亚或埃及进行实际的布置吗？

对于这些重大的问题不能作肯定的答复。我们不是在谈必然性，而是在谈或然性。

依我看来，可能最正确的回答是，俄国和中国将采取除了公开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之外的一切办法进行扩张。由于目前在核武器的力量方面差不多势均力敌，能够使俄国或美国卷进去的任何有组织的战争对我们双方都非常可能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危险。因此，不大可能再有像朝鲜战争那样有限的战争。因为，即使不使用最大的武器，但是会使用的武器将不但按旧标准来说是很巨大的，而且提高赌注的趋势大概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威慑战略能够防止超过宣传、起义、颠覆、渗透和阴谋的程度的战争。考虑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国务院在约旦和中东其他地方非常出色的成就，我们不再有理由认为在一场冷战中我们是绝望地处于失败的地位。

## “讀卖新聞”發表社論評岸信介出国之行

## 認為他的亲美言論已在亞洲造成恶劣影响

【本刊讯】“读卖新闻”8月9日以“岸信介出国访问的外交成果是什么？”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全文如下：

岸信介首相8日接见内阁记者团，就外交和内政上的重要问题，答复了记者们的询问，表明了他的见解。在这以前，31日和1日这两天，他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主要地答复了关于遍访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问题报告了出国经过，因此，通过答问和报告，虽然是曲折地，国民已经能够了解岸信介的外交活动全貌。

记者团提问题似乎集中在对共产党中国问题和对美国问题上，这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说，日本恢复日苏邦交和加入联合国以后的外交工作重点，一个是集中在包括对共产党中国问题在内的对亚洲的外交上面，另一个集中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日美关系上面。事实上也是如此，首相回国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限制，第二个措施是成立日美安全委员会。乍一看来，岸信介首相遍访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之行，仿佛已经开花结果了。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国民对岸信介的外交活动、对继承岸信介的藤山的外交活动不能怀着满腔的信任呢？这是因为虽然形式上看来是结了果实，但是实际上却发生了取消这个果实的事实，或者有些事情须待日后才能作出评价，不能骤然决定孰是孰非。

其表现之一是以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批评岸信介首相为开端的共产党中国对日态度的硬化。这和岸信介首相遍访东南亚国家的后一时期和访问美国期间对共产党中国所采取的“非友好的”言行有关。如岸信介首相所说，日本是自由国家的一员，基本政策是以联合国为核心，同自由主义国家实行合作，当然不会采取中立主义和容共政策。不过，如果在国外过度强调这一点，着重谈论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管情况如何，会给人一个既排斥同中立主义国家合作、也排斥同共产党国家共处的印象，引起误解。岸信介首相的言行不单在共产党中国，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风评似乎也不好。说老实话，岸信介首相的言行给了这些国家一个印象：日本要复

活在亚洲国家最不得人心的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也许日苏恢复邦交和岸信介首相本人遍访东南亚国家所取得的难得的效果，也因之而减少一半。

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已经放宽了悬而未决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限制，日中贸易前途依然不容乐观。当然，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即便是做生意，也是八分政治两分经济，所以用不着对共产党中国的一举一动吵嚷不休。同时有人说什么经济外交，但是这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政治外交相随的经济外交，是不能存在的。特别是日本对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目前除通过贸易联系外，没有别的途径，所以促进贸易本身就含有许多政治因素。只是岸信介访问美国后获得的唯一礼物——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限制，就这样碰上了新的障碍，至于另一个成果——日美安全委员会，假如象传说那样，美国态度消极的话，那么自称“年轻和健康”的岸信介的出国访问活动，也产生了有重新加以研讨的必要。

这是因为据说尼赫鲁总理订于10月从印度来日本，11月岸信介首相将再度访问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外国的外交活动还拖着一条尾巴。难道在东南亚再来宣扬一次亚洲友好亲善，在南太平洋谈论排斥中立主义和反共吗？隔着太平洋，彼岸和此岸观点各不相同，立场互异，所以日本的应酬也不能不犯错误，若果如此，倒也罢了，可是这样做，岂不太不识趣了吗？首相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接见记者团时所作的答复也是十足的例行公事作风，他轻易地断定来自国外的批评，不是出于误解，就是别有用心，非此即彼。果真是这样吗？就算是出于误解或别有用心罢，我们还是希望，进而多加考虑，不要撒下误解的种子，并且要有更高超的见解。

## “泰晤士报”記者报道旅华观感

## 說中国是無比美丽的

【美联社北平15日电】（记者：戴维·霍桑）（美联社编者按：美国国务院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可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个英籍记者戴维·霍桑现在正在这个共产党国家进行游历，他已经专给美联社写了一些他的观感。）

在中国旅行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是中国人想要感动的人，如像一个外国记者的时候。

你从香港跨过边界，你就受到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照顾。不管你在哪里走到那里，国际旅行社都充作你的守护神。他们给你买饭，送你上火车，把你的行李送到车上，付钱给脚夫，交给你车票，帮助你办理关税手续，用你自己的本国语言同你进行出色的交谈——当然你要为此付钱的，可是费用是公道的。

国际旅行社的译员是中国政府雇用的青年人，他们都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四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英语或其他语言。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很好地武装起来，因而无须担心他们将会受到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在这些漂亮的小伙子的照顾下，人们什么也不必管，只要不可避免地合着列车广播台的中国音乐的节拍，在火车驶行在中国的乡下时斜靠在自己舒适的座位上就行了。

中国火车窗户的设计看来是要防止旅客从窗户中看出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因为他们正好在人的眼睛的水平线上在窗户上横放了一大块完全不透明的木板。为了要观察乡村的景象，人们必须像长颈鹿那样伸着脖子，或者把腰弯得很厉害。

当火车一连几小时轧轧地在这个广大的国家通过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到什么呢？通过车厢上的窗户，中国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中国是无比美丽的。尽管我是这样经常地被告告诉过，它的美丽仍然使我感到惊奇。中国南部是一块奇异的土地，它的美丽使人念念不忘。它由圆形小山之间的极多梯形稻田构成。整个国家好像用一把巨人的调色刀切成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几何学上的地区——正方形、三角形、半圆形，长方形和梯形。每一种都是一小块土地，上面种着稻禾。

这些山之间的每一块地方都已耕过，并且下了种。由于几世纪以来的劳动，整个土地已经开垦并且留下了开垦的痕迹。

人们告诉我，最近广东省的洪水已经影响了稻子的收成，但是对于稻子的收成危害还不严重。从车窗中看，庄稼看来还很小，但是在大部分地方看来长得茁壮。

当你旅行时，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标记，说明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车站上的红星，偶而一张毛泽东的肖像，电台上有好一席官方的讲话。否则的话，一切看来都很像是你在其他任何国家内旅行时所看到的一样。

共产党中国最奇妙的方面之一是爱好清洁的热情。在每一个车站上，餐室的侍从都戴着白的充满了薄荷脑的口罩，而且在旅程的一切地方都有另外一些人也是这样做。这种做法并不是义务性的，但是，由于展开了关于他们不断地接触的空气细菌的数量的宣传运动，许多人都已经自觉地这样做了。

有时候这都变成一种狂痴了。在一次历时三天的旅行过程中，一小时里我们有好几次在铁路服务员擦地的时候被迫把我们的脚从车座的地板上抬起来。不管你朝那里看，人们似乎都在揩擦和洗刷。

即使如此，看来，随地吐痰，——这一直是这个民族明显的特点——在共产主义下几乎依然如故。

在辽阔的黄河平原上，甚至更北，小麦和高粱——一种中国的玉米——代替了稻子，而成了主要作物。牛和驴子，偶然是马，代替了水牛。耕作在性质上几乎与欧洲是一样的。看来，这是使用拖拉机的理想的地方。但是，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从未见到过一台拖拉机。也没有见到过一部比手推车更复杂的机器。

## 李普曼評苏共中央決議

## 認為社会主义陣營不是在削弱而是会更加强大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7月16日以“今天的冷战”为标题刊载了李普曼写的一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6月全会决议。文章说：

苏联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十分庞大和十分复杂的程度，若没有正常的经济刺激是无法管理的，由高度集中的寡头政治主要依靠秘密警察来监督是不行的。随着中国的力量增长，欧洲卫星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增长，共产党世界不能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由莫斯科的敕令予以掌握。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主义时兴的时候曾是一个有本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是了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实行家。他之所以反对斯大林主义，是因为他是对俄国的现实情况感觉敏锐的老练的政治家，他知道斯大林主义要行不通了。他的改革的目的是使共产党制度起作用，巩固俄国的政权，巩固同中国和同卫星国家的联盟。

华盛顿高级人士有一种主观愿望，认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共产党制度在开始崩溃。依我看来，没有公开的证据支持这种见解，即使碰巧事实证明苏联的一些国内和对外问题不能解决，现在做这样的推测，仍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做相反的推测，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看来会使俄国和俄国的联盟体系更加强大，我们似乎不会使自己迷失方向。

没有迹象表明，内部问题十分严重，以致俄国统治阶级将不顾一切，可能使用暴力。也没有迹象表明，政府由于内部的弱点，将在德国、朝鲜、台湾、中东或裁军问题上对西方大大让步。

相反地，由于朱可夫元帅和军队起着更大的作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将是这样一个政府，预料这个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和对整个国家的考虑可能坚决反对作任何战略上的退却。我们必须记住，虽然把俄国的势力范围推进到铁幕边缘上的是共产党人，而这个边缘一世纪多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帝国战略的目标，或者让我们说，是俄罗斯帝国战略的美梦。

我们必须假定俄国将不会做大的退却，例如说，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把整个德国带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范围内，或者把波兰拉出朱可夫元帅所管辖的军事体系之外。那末会前进吗？一个现代化的共产党政权会设法扩张，吞并西德、南朝鲜、台湾、南越，或者例如说在叙利亚或埃及进行实际的布置吗？

对于这些重大的问题不能作肯定的答复。我们不是在谈必然性，而是在谈或然性。

依我看来，可能最正确的回答是，俄国和中国将采取除了公开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之外的一切办法进行扩张。由于目前在核武器的力量方面差不多势均力敌，能够使俄国或美国卷进去的任何有组织的战争对我们双方都非常可能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危险。因此，不大可能再有像朝鲜战争那样有限的战争。因为，即使不使用最大的武器，但是会使用的武器将不但按旧标准来说是很巨大的，而且提高赌注的趋势大概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威慑战略能够防止超过宣传、起义、颠覆、渗透和阴谋的程度的战争。考虑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国务院在约旦和中东其他地方非常出色的成就，我们不再有理由认为在一场冷战中我们是绝望地处于失败的地位。

## “讀卖新聞”發表社論評岸信介出国之行

## 認為他的亲美言論已在亞洲造成恶劣影响

【本刊讯】“读卖新闻”8月9日以“岸信介出国访问的外交成果是什么？”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全文如下：

岸信介首相8日接见内阁记者团，就外交和内政上的重要问题，答复了记者们的询问，表明了他的见解。在这以前，31日和1日这两天，他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主要地答复了关于遍访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问题报告了出国经过，因此，通过答问和报告，虽然是曲折地，国民已经能够了解岸信介的外交活动全貌。

记者团提问题似乎集中在对共产党中国问题和对美国问题上，这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说，日本恢复日苏邦交和加入联合国以后的外交工作重点，一个是集中在包括对共产党中国问题在内的对亚洲的外交上面，另一个集中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日美关系上面。事实上也是如此，首相回国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限制，第二个措施是成立日美安全委员会。乍一看来，岸信介首相遍访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之行，仿佛已经开花结果了。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国民对岸信介的外交活动、对继承岸信介的藤山的外交活动不能怀着满腔的信任呢？这是因为虽然形式上看来是结了果实，但是实际上却发生了取消这个果实的事实，或者有些事情须待日后才能作出评价，不能骤然决定孰是孰非。

其表现之一是以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批评岸信介首相为开端的共产党中国对日态度的硬化。这和岸信介首相遍访东南亚国家的后一时期和访问美国期间对共产党中国所采取的“非友好的”言行有关。如岸信介首相所说，日本是自由国家的一员，基本政策是以联合国为核心，同自由主义国家实行合作，当然不会采取中立主义和容共政策。不过，如果在国外过度强调这一点，着重谈论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管情况如何，会给人一个既排斥同中立主义国家合作、也排斥同共产党国家共处的印象，引起误解。岸信介首相的言行不单在共产党中国，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风评似乎也不好。说老实话，岸信介首相的言行给了这些国家一个印象：日本要复

活在亚洲国家最不得人心的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也许日苏恢复邦交和岸信介首相本人遍访东南亚国家所取得的难得的效果，也因之而减少一半。

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已经放宽了悬而未决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限制，日中贸易前途依然不容乐观。当然，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即便是做生意，也是八分政治两分经济，所以用不着对共产党中国的一举一动吵嚷不休。同时有人说什么经济外交，但是这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政治外交相随的经济外交，是不能存在的。特别是日本对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目前除通过贸易联系外，没有别的途径，所以促进贸易本身就含有许多政治因素。只是岸信介访问美国后获得的唯一礼物——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限制，就这样碰上了新的障碍，至于另一个成果——日美安全委员会，假如象传说那样，美国态度消极的话，那么自称“年轻和健康”的岸信介的出国访问活动，也产生了有重新加以研讨的必要。

这是因为据说尼赫鲁总理订于10月从印度来日本，11月岸信介首相将再度访问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外国的外交活动还拖着一条尾巴。难道在东南亚再来宣扬一次亚洲友好亲善，在南太平洋谈论排斥中立主义和反共吗？隔着太平洋，彼岸和此岸观点各不相同，立场互异，所以日本的应酬也不能不犯错误，若果如此，倒也罢了，可是这样做，岂不太不识趣了吗？首相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接见记者团时所作的答复也是十足的例行公事作风，他轻易地断定来自国外的批评，不是出于误解，就是别有用心，非此即彼。果真是这样吗？就算是出于误解或别有用心罢，我们还是希望，进而多加考虑，不要撒下误解的种子，并且要有更高超的见解。

## “泰晤士报”記者报道旅华观感

## 說中国是無比美丽的

【美联社北平15日电】（记者：戴维·霍桑）（美联社编者按：美国国务院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可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个英籍记者戴维·霍桑现在正在这个共产党国家进行游历，他已经专给美联社写了一些他的观感。）

在中国旅行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是中国人想要感动的人，如像一个外国记者的时候。

你从香港跨过边界，你就受到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照顾。不管你在哪里走到那里，国际旅行社都充作你的守护神。他们给你买饭，送你上火车，把你的行李送到车上，付钱给脚夫，交给你车票，帮助你办理关税手续，用你自己的本国语言同你进行出色的交谈——当然你要为此付钱的，可是费用是公道的。

国际旅行社的译员是中国政府雇用的青年人，他们都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四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英语或其他语言。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很好地武装起来，因而无须担心他们将会受到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在这些漂亮的小伙子的照顾下，人们什么也不必管，只要不可避免地合着列车广播台的中国音乐的节拍，在火车驶行在中国的乡下时斜靠在自己舒适的座位上就行了。

中国火车窗户的设计看来是要防止旅客从窗户中看出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因为他们正好在人的眼睛的水平线上在窗户上横放了一大块完全不透明的木板。为了要观察乡村的景象，人们必须像长颈鹿那样伸着脖子，或者把腰弯得很厉害。

当火车一连几小时轧轧地在这个广大的国家通过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到什么呢？通过车厢上的窗户，中国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中国是无比美丽的。尽管我是这样经常地被告告诉过，它的美丽仍然使我感到惊奇。中国南部是一块奇异的土地，它的美丽使人念念不忘。它由圆形小山之间的极多梯形稻田构成。整个国家好像用一把巨人的调色刀切成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几何学上的地区——正方形、三角形、半圆形，长方形和梯形。每一种都是一小块土地，上面种着稻禾。

这些山之间的每一块地方都已耕过，并且下了种。由于几世纪以来的劳动，整个土地已经开垦并且留下了开垦的痕迹。

人们告诉我，最近广东省的洪水已经影响了稻子的收成，但是对于稻子的收成危害还不严重。从车窗中看，庄稼看来还很小，但是在大部分地方看来长得茁壮。

当你旅行时，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标记，说明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车站上的红星，偶而一张毛泽东的肖像，电台上有好一席官方的讲话。否则的话，一切看来都很像是你在其他任何国家内旅行时所看到的一样。

共产党中国最奇妙的方面之一是爱好清洁的热情。在每一个车站上，餐室的侍从都戴着白的充满了薄荷脑的口罩，而且在旅程的一切地方都有另外一些人也是这样做。这种做法并不是义务性的，但是，由于展开了关于他们不断地接触的空气细菌的数量的宣传运动，许多人都已经自觉地这样做了。

有时候这都变成一种狂痴了。在一次历时三天的旅行过程中，一小时里我们有好几次在铁路服务员擦地的时候被迫把我们的脚从车座的地板上抬起来。不管你朝那里看，人们似乎都在揩擦和洗刷。

即使如此，看来，随地吐痰，——这一直是这个民族明显的特点——在共产主义下几乎依然如故。

在辽阔的黄河平原上，甚至更北，小麦和高粱——一种中国的玉米——代替了稻子，而成了主要作物。牛和驴子，偶然是马，代替了水牛。耕作在性质上几乎与欧洲是一样的。看来，这是使用拖拉机的理想的地方。但是，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从未见到过一台拖拉机。也没有见到过一部比手推车更复杂的机器。